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3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5)

“V双+N单”的性质及表示偏正关系的优势

匡腊英

(集美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 “V+N”的组合可以表示动宾关系,也可以表示偏正关系,但前者是一种优势选择。可是当“V”和“N”进入“2+1”的韵律模式中后,就具备了表示偏正关系的绝对优势。

关键词: “V双+N单”;偏正关系;动宾关系

中图分类号: H11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3-0095-04

在现代汉语的音节组合中,双音节和四音节段落是占据优势地位的[1],同时汉语里还存在着大量三音节的语音段落,这些语音段落从音节组合的情况来划分,有1+2和2+1两种模式;从结构上来说,一般属于偏正或动宾两类。人们在使用和研究中发现:就三音节组合而言,1+2多表示动宾关系,2+1则多表示偏正关系,有着较明显的倾向。这是整个三音节组合的情况,具体到三音节的动名组合,这种倾向更为明显,除了个别反例,一般来说,1+2的动名组合表示动宾关系,2+1的则表示偏正关系①。

三音节的语音段落,特别是三音节的动名组合中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自吕叔湘始,吴为善、张国宪、冯胜利、端木三、陆丙甫、沈炯、王灿龙等人对此都做过较为细致的多侧面的研究。不过整个来说,研究还可以深入,某些看法也可以重新认识探讨。

60年代初期,吕叔湘先生就写过题为《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的文章,吕先生指出:汉语里三音节的语音段落,偏正组合中2+1式(如“动物学,示意图,辩证法”)比1+2式(如“副作用,手风琴”)要多得多②。三音节的动宾组合则是1+2式(如“买东西,写文章”)多于2+1式(如“吓唬人,糟踏钱”),其中原因何在,吕先生并没有具体说明。

80年代末,《汉语学习》发表了吴为善先生的一组文章,吴对现代汉语中的三音节组合规律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认为对于三音节的语音段落而言,1+2或者2+1的音节组合形式和语法结构之间有着紧密关联,前者多为动宾,后者多为偏正。吴重视音节组合的自身规律,认为任何一个词语组合片断都蕴含着语法、语义、语音三个范畴的组合规则,而语音组合方式的限制会制约词语搭

收稿日期:2005-04-11

作者简介:匡腊英(1974-),女,湖南人,集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

① 也有少量例外,2+1表示动宾关系,如:相信鬼、糊弄人等;而1+2表示偏正关系,如:烤红薯、煮鸡蛋等,表示偏正关系的以烹饪类动词和名词组成的结构居多,而且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多功能的,可同时做动宾和偏正两种理解。纯粹的“1+2”偏正结构数量是极少的,如睡美人、死老虎等。出现在此类结构中的动词都是典型的不及物动词。动词和名词组合在一起,还可以构成同位关系,如:维修问题、考试一事等,但是数量极少。

② 吕先生所说的偏正组合中的倾向不独对动词与名词构成的三音节段落而言,具体来说,在以其他方式构成的组合中,比如形名组合、名名组合,尽管1+2不占优势,但是其数量也是不容忽略的,他没有具体谈到动词和名词构成的三音节组合,实际上,在动名组合里,吕先生所说的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2+1式除了极少数反例是动宾组合以外,一般都是偏正组合。

配的选择性,相应地,也会影响交际中的语言识别。

90年代,张国宪注意到动词和名词搭配时的单双音节选择的问题,并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其中的规律。张主要关心动作动词在"动+名"结构中由于单双音节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功能差异,包括句法功能和组合功能上的差异。在句法功能上,双音节动词可以直接充当定语组成偏正短语,单音节动词则不能,所以没有1+2的动名偏正结构;在组合功能上,如果是表示偏正关系的结构,双音节动词在名词音节的选择上是自由的,它可以同双音节名词搭配组成偏正结构,也可以同单音节名词搭配,构成2+1音组模式的偏正结构。

张认为在现代汉语中,"动+名"结构的外部功能不仅与结构中动词的句法功能有关,而且还与名词的音节有关。因此,2+2的动名组合可能构成多功能短语,但把四音节缩减成三音节则可以使其功能固定,关系明确。这一结论和之前吴为善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深层次的原因张未能有进一步的解释[2]。

一个动词性成分和一个名词性成分在一起,可以构成两种关系:1、动宾关系(如:读书、写小说、种植果树等);2、偏正关系(如:唱词、汇款人、写作水平等)①。从理论上来说,组合中的成分是单音节还是双音节应该不会影响人们对其结构的认知,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1、2+2的动名组合,既可能是动宾关系,也可能是偏正关系。而且整个来说,以表示动宾关系为常。而三音节的动名组合,一般来说,2+1的段落是偏正关系,1+2的段落是动宾关系。

本文要讨论的是2+1的动名组合,在动名组合中,这一类别有其特殊地位。我们知道,汉语中,动名组合的典型句法结构是动宾结构,这显然更符合动词和名词的原型性特点及其主要句法功能。因此,1+1、2+2、1+2三种动名组合都以表示动宾关系为常,而2+1的组合则恰恰相反,主要表示偏正关系。这种反差是引人注目的,本文要探究这样一个组合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单双音节组合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动名搭配的问题,二者的界限有时候并不那么分明。在音节组合、语法结构、语义内容、词汇系统选择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认知语义因素在其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些问题前人都做过或多或少的研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2+1的动名组合表示偏正关系的优势地位做一些梳理和分析,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出解释,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这便是本文的目的。

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将这一类组合记为"V双+N单",这里的"V双"指双音节动词,"N单"指单音节名词或名词性语素。

汉语作为孤立语的一种,其显著特点是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一个结构(词或短语)无论出现在何种句法位置都采用相同的形式,因而使得词类和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这种特点也使得A类词和B类词如果组合在一起,即使顺序相同,也可能构成不同的结构,如:

(1)动+动:学习游泳(动宾关系),吃饭睡觉(联合关系)

(2)名+名:今天周末(主谓关系),木头桌子(偏正关系),亲戚朋友(联合关系),省会长沙(同位关系)

① 吕先生所说的偏正组合中的倾向不独对动词与名词构成的三音节段落而言,具体来说,在以其他方式构成的组合中,比如形名组合、名名组合,尽管1+2不占优势,但是其数量也是不容忽略的,他没有具体谈到动词和名词构成的三音节组合,实际上,在动名组合里,吕先生所说的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2+1式除了极少数反例是动宾组合以外,一般都是偏正组合。

(3)动 + 名:聆听教诲(动宾关系),使用价值(偏正关系)

(4)名 + 动:我们工作(主谓关系),书信联络(偏正关系)

也就是说,当一种语音段落出现时,它常常存在着多种理解的可能。“V 双 + N 双”就是这样一种多功能结构,如(3),甚至同一个组合本身也会存在理解上的歧义,如“出租汽车”,既可以理解为动宾关系,也可以表示偏正关系。

本文所讨论的“V 双 + N 单”同样是一种缺乏形态标记的结构,然而它所表示的一般都是偏正关系。

笔者检索了《人民日报》1998 年全年的语料计 200 万字,《作家文摘》1995 年的部分语料计 50 万字。发现“V 双 + N 单”组合 340 例(见附录),其中表示偏正关系的 268 例,表示动宾关系的 72 例(有 58 例中“N 单”为语素“人”),比例是极为悬殊的。以上是笔者检索真实语料的情况。下文所做的“V 双 + N 单”与“V 双 + N 双”的对比也许更耐人寻味。

汉语的音节具有伸缩性,因此,同样的意义,有时候既可以采用“V 双 + N 双”的形式,也可以将其中的双音节名词压缩成单音节,变成“V 双 + N 单”,一般来说,单纯的音节数目的变化是不会引起语法结构关系的改变的,如:购买车票 – 买车票(都表示动宾关系)、数学题目 – 数学题(都表示偏正关系)。

但是具体到 2 +2 或者 2 +1 的动名组合,情况有些不同,音节数目的改变可能引起语法结构的变化,即使不变化,人们在使用时也可能体现出一定的选择倾向。下文将分类说明:

A 类:

进口汽车 – 进口车　　译制影片 – 译制片　　承包项目 – 承包项

测量仪器 – 测量仪　　储备资金 – 储备金　　复印文件 – 复印件

A 类中的四音节形式本来是个同形异构体,可能是动宾,也可能是偏正(可用能否加“的”来区别),但是当后面的双音节名词被压缩为单音节形式以后,则只能理解为偏正。这里 2 + 1 起的是一种类似于过滤的作用,表示动宾关系的功能在 2 + 1 的框架中被滤去,2 + 1 只能表示偏正关系。

B 类:

修改稿子 – 修改稿　　出租房子 – 出租房　　观赏鸽子 – 观赏鸽

预售车票 – 预售票　　发动机器 – 发动机　　消耗物品 – 消耗品

浮动价格 – 浮动价　　搜查证件 – 搜查证　　雇佣士兵 – 雇佣兵

上述例证中所作的对比是非常鲜明的,四音节形式本来表示的是动宾关系,可是压缩为三音节形式以后,就只能表示偏正关系了,有意思的是,如果这个四音节能够被压缩成 1 + 1,或者 1 + 2 的形式,则这样的形式也只能表示动宾关系,例如:

表示动宾关系			表示偏正关系
2 + 2	1 + 2	1 + 1	2 + 1
修改稿子	改稿子	改稿	修改稿
检查证件	查证件	查证	检查证
出租房子	租房子	租房	出租房
组装机器	装机器	装机	组装机
选择题目	选题目	选题	选择题

B 类是最富于意味的一类,在这一类中 2 + 1 起的是一种“转换器”的作用,此时,2 + 1 这一音节组合形式似乎成为一个强制性的框架。“V 双”和“N 单”一旦进入其中,整个结构所表示的就一定是偏正关系而非其他。或者说,2 + 1 赋予了相关成分表示偏正关系的功能。显而易见,2 + 2,1

+1、1+2 这三种音节组合形式都不具备这种功能。

C 类:

有效日期 - 有效期　　输入方法 - 输入法　　服务行业 - 服务业
记录卡片 - 记录卡　　阅览证件 - 阅览证　　观光游客 - 观光客
搬运工人 - 搬运工　　死亡数量 - 死亡数　　消费观念 - 消费观
旅游景点 - 旅游点　　直升飞机 - 直升机　　创作假期 - 创作假

C 类中的四音节和三音节一样,也只能理解为偏正,但是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使用三音节的形式,四音节的使用频率远不如三音节的高。在这一类别中相当一部分动词不能带受事宾语,如:发源、比喻、投资、死亡、绘图、观光、有效等,因此也不能和后面的名词性成分构成施受关系。

D 类:

出生地方 - 出生的地方 - 出生地　　跑步机器 - 跑步的机器 - 跑步机
走读学生 - 走读的学生 - 走读生　　防寒衣服 - 防寒的衣服 - 防寒服

上述例证中"2+2"的偏正组合在语义搭配上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在动词和名词之间加"的",整个结构就有些站不住,而如果把后面的名词压缩成单音节,变成三音节段落以后该结构就成了合法形式。我们不妨认为:"V 双 + N 单"表示偏正关系是无标记的,不需要借助关系助词"的",而"V 双 + N 双"则不然,常常需要借助"的"来明确结构所表示的偏正关系。

通过对真实语料的检索以及和表示相同意义的"V 双 + N 双"格式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V 双 + N 单"具有表示偏正关系的绝对优势。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J]. 中国语文,1963,(3).
[2] 张国宪. "动 + 名"结构中单双音节动作动词功能差异初探. 中国语文,1989,(3).
[3] 张国宪. 单双音节动作动词搭配功能差异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1).
[4] 张国宪. V 双 + N 双"短语的理解因素. 中国语文,1997,(3).

"Double-syllable Verb + Single-syllable Noun" Structure Predominantly Corresponds to Attributive-head Relationship

KUANG La-ying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V + N" structure may have either Verb-Object relationship or attributive-head relationship, but the former is the preference. However, when it is expressed in "Double-syllable Verb + single-syllable Noun" structure (dV + sN hereafter), it predominantly corresponds to attributive-head relationship, such as chuzuche, liuxingse and so on.

Key Words: dV + sN("Double - syllable Verb + single-syllable Noun"); attributive-head relationship; Verb-Object relationship